

中国式 秘书 3

丁邦文◎著

有时候，不作为，倒是官场的大作为

官场教科书



NLIC 2970700754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中国式 秘书3

丁邦文◎著

有时候，不作为，倒是官场的大作为

官场秘闻



NLIC 2970700754

天津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式秘书.3 / 丁邦文著. — 天津:天津人民出版社, 2011.4

ISBN 978 - 7 - 201 - 07006 - 3

I. ①中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044527 号

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

出版人:刘晓津

(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:300051)

邮购部电话:(022)23332469

网址:<http://www.tjrmcbs.com.cn>

电子信箱:tjrmcbs@126.com

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本 16.75 印张 2 插页

字数:250 千字

定 价:34.80 元

目 录

Contents

第一章 001

面前站着廖书记,话筒那边是马处长,恭维过度了会伤及前者自尊,不及又会令后者觉得不过瘾。这种对话,最好是一对人,话说过头些无所谓。当然,这个电话事涉匿名举报信,又不能让廖志国接听,甚至也不便明示马处长当事人就在旁边。官场中人与事,敏感、微妙之处多多。

第二章 025

可是,黄一平明白,此时于树奎越是主动公开挑衅,廖志国越是不能马上仓促应战,更不宜以简单、粗暴的方式以牙还牙,否则,一定会上反对派的圈套,坏了自己的大事。如何才能既巧妙控制海北局势,又化解掉廖志国炽热的火气,成为摆在黄一平眼前的最大难题。试想,为领导排忧解难分担重负,不正是一个秘书的职责所系么?

第三章 049

像廖志国这样的市委书记谋人,仰仗和依靠的主要部门是市委组织部。试想,全市那么多官员的升降进退,从推荐、考核、测评到最后的公示、任免,包括离退休之后的慰问、治病、解难、帮困,及至最终亡故的祭奠追悼,哪一样不需要组织部的操办、介入或过问?若是主政此部的要员三心二意、甚至离心离德,那自己这个书记还怎么将人事谋好谋顺?

第四章 072

因此,越是上层关系微妙、敏感,廖志国倒是越应当主动贴近关省长,尽量解除其误会。浸润政界十几年,黄一平深知,官场上没有永远的敌人,也没有永远的朋友,利益才位列第一且至高无上。那种认准了死理不回头的所谓“忠臣”,其实不过是愚蠢的代名词,最终都会吃大亏倒大霉。

第五章 094

赵瑞星心里非常明白,廖志国突然起用他这个老朽之人,绝非一时心血来潮,也不是毫无缘故之爱。一切皆因为“三剑客”的存在,更因为那个贾大雄在组织部把持太过严密。回头想想倒也有趣,当初自己被闲置、暗算,就是缘于上述因素,而今重新执掌组织部大权却也基于同样的原因,同一原因导致出完全不同的结果,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

第六章	117
-----	-----

对于那些来信,廖志国全部仔细看了,分别作了批示,有些还用笔划了杠杠,最后全交给了黄一平,说:“分分类别,拣几件有些实质性内容的线索,让赵瑞星结合民主推荐与测评情况,在考察时重点了解一下。这个分寸如何把握,由你全权处理,不必请示我了。”黄一平当然明白廖书记的意思。

第七章	141
-----	-----

这些情况,很快反馈到了黄一平那儿。他知道,东方公司通过各种关系打听两位办案人员,主要目的是要显示其广泛而特殊的后台背景,意在吓退这边不再深入调查,动机倒也单纯。然而,于树奎他们得知了信息,情况就发生了变化……

第八章	166
-----	-----

作为一个县委书记,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:现在,凡事只要以纪委名义查办,比之公安、检察等执法部门,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便是不受拘押时间、地点、方式等条条框框的约束。对于党员干部而言,只要你涉嫌违法违纪,“双规”二字便足以令你胆战心惊,甚至失魂落魄。在规定的时间内、规定的地点内,只要你没有如实说出全部真相,自由便可能离你越来越远。

第九章 190

一桩副省长的调研、视察活动,原本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,可是,眼看离市里党委换届只剩下短短四五个月了,省、市里种种关系又那样微妙,他自然不敢有丝毫麻痹大意。数十年官场历程,无数惨痛的教训告诉他,越是临近胜利的关键时刻,任何一点松懈、马虎都可能造成不堪回首的结局。

第十章 213

苏老主席的逝世,虽然是一件大不幸事,却也给廖志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。此前,经过前一阶段激烈交锋,廖志国以其过人的智慧与气魄,战胜了以“三剑客”为首的政敌,度过官场生涯又一危险期,威望则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借着料理老人后事,廖志国正好可以广泛联络上下左右的人脉,检验一番各种人际关系,算是完成了一次民意、人心的大检阅吧。

第十一章 234

寒暄完毕,司机先上车点火发动,秘书则赶紧接了黄一平的公文包。两手空空的黄一平,还是感觉有些不自在。跟随领导做秘书十几年,从来都是左手皮包右手茶杯,有时连腋下也不得空闲,现在突然如此轻省了颇不习惯。接下来,黄一平又犯了一个小错误,依然是习惯使然——他绕过车头径直走向副驾驶座,寻找自己熟悉的那个位置,却发现秘书早已拉开车子后门,举手挡在顶棚外沿,轻声道:“黄书记,请上车!”

第一章

1

“呼”地一声，杯子被使劲砸向地板，裂成无数碎片四处飞溅，碰到墙壁、桌角、椅脚之类的硬物，发出叮叮咣咣的声响，格外刺耳。碧清的茶汁漫了一地，在本色进口木地板上肆意流淌。那些原本嫩绿的叶芽，刚刚还在杯子里惬意舒张，眼下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，很快蜷缩成丑陋的一团。空气瞬间凝结了一般，有令人窒息、随时爆燃的感觉。

市委书记廖志国双手叉腰，大口吐着粗气，满脸涨得通红，眼睛里更是近乎喷出火来。

“他妈的那个于树奎，到底想要做什么？难道要市委向他低头，要我廖志国向他认输？我倒是要看看，他于树奎头上的角到底有多硬！”廖志国点烟的手有些哆嗦。

市委副秘书长黄一平努力屏住呼吸，一时惊得大气不敢出。

所幸，此时正是星期天的傍晚，整幢市委大楼里没有什么人，廖志国所在的这一层更是空空荡荡。刚才这一幕，除了黄一平这个贴身秘书，别无他人听闻。

跟随廖志国做秘书四年，黄一平还是第一次看到他发这么大火。以前，也有遇到不顺心的时候，也拍桌子也骂娘，却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摔东西。黄一平知道，假如不是愤怒到极点，廖书记绝不会有如此失控的

举动。

趁着廖志国站到窗口吸烟，黄一平悄悄溜出门，找来笤帚、簸箕、拖把，很快将地板上的残碎物品收拾干净。而后，从里间休息室拿出一只崭新的保温杯，用开水反复烫过，抹布揩拭干净，重新泡好一杯碧螺春，小心地端到廖志国面前。

“我这个火，发错了？唔？”廖志国凝视窗外，怒气依然很盛。

“没有错。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这个做法，确实过分了，换了任何人处在您的位置，都免不了发火。”黄一平回答。

的确，难怪廖志国要发这么大的火。对于他而言，这个阴冷潮湿的冬日下午，接二连三传来的全是令人烦心的信息，尤其于树奎在海北搞的那个检察长选举，更是令人不能忍受。

下午三点，廖志国本来约了黄一平到办公室，商量一下省委全委会上的表态发言。会议就下周召开。这个发言，是廖志国就任市委书记半年来，第一次在省委全委会上的亮相，也是对来年整个阳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谋划与展望，分量之重不言而喻。况且，省委办公厅通知要求，每位市委书记发言时间限定在十分钟。发言的全文，不仅会印发到全体与会人员，而且将在省报择要刊登。如此一来，无论对各个城市的整体风貌，还是对每位书记的个人形象，这个发言就有点打擂台、比高低的意思。

廖志国生性要强，又是就任才半年的新书记，加上当前处境特殊，对这个发言的重视可想而知。此前，他已经与黄一平多次关起门来，就发言的角度切入、材料选择、标题拟定、语言特色等等，进行过反复精心的研究、推敲，甚至细及每一个词句。今天下午过来，是对来年工作思路一段，准备再作一番斟酌与润色。

两人刚刚铺开材料，廖志国的手机响了。

廖志国盯着显示屏看了半天，可能看着号码有些奇怪，示意黄一平接了。

摁下接听键，那边传来熟悉的女低音，是苏婧婧抑制不住的哭泣。

这个时候，大洋彼岸的美利坚正是后半夜。苏婧婧从美国打来长途，显然又是大半夜未眠。

黄一平不敢多言，赶紧将电话递与廖志国。

廖志国接过电话，眉头立即纠结成两颗小核桃。听得出，电话那边的哭声更响亮了。过了好一阵，廖志国才长长叹息一声，劝慰道：“知道你在那边日子不好过，我在这边也不得安心哪。再忍忍吧，等到一年后市委党代会开了，一切都安定下来了，你就回来。这段时间，有再大困难也只好先克服一下嘛。唔？”

说罢，廖志国将话筒交到黄一平手上，说：“你来劝劝你婧姐。”

“婧姐，我是一平。”黄一平赶紧招呼。那边闻言，哭泣也渐渐止住了。

“一平弟弟，你也不是外人，我在这边的日子，简直比坐牢还要难熬啊！”苏婧婧诉苦道。“住在这个人迹稀少的郊区，语言不通，行动不便，孤独寂寞，整天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，电视节目除了中央四套别的全看不懂。还有，我们这个宝贝儿子正处在青春叛逆期，既不好好学习，也不听话，接受了美国自由独立这一套，我一个人根本就管不住。”

黄一平也不是第一次接这样的电话了，不便对廖公子之事妄加评论，只有好言安慰，说：“婧姐刚到那儿时间不长，肯定需要有个适应过程，往后慢慢就会好了。你到美国治病，实际上是对廖书记工作的最大支持，也是对阳城六百万人民做出了牺牲。你放心，阳城这边只要有人到美洲，我就一定安排他们去看你！”

其实，在她出国这半年时间内，黄一平已经利用出差机会，专程与现任文化局长的徐晓凡前去探望过。同时，经过黄一平的精心安排，阳城市级机关和下边县区官员出访，但凡路线、人色合适，大多安排捎带过东西，或是绕道拜访。还有些阳城在美国的关系人，也都悉数请托给予关照。当然啦，黄一平也清楚，像苏婧婧这样的女子，从小在国内的官宦之家长大，嫁的又是官员丈夫廖志国，长期集万千宠爱于一身，哪里受过半点孤独与艰苦？如今，不远万里去往异国他乡，孤身一人饱受寂寞，难免太多委屈与抱怨。何况，美国社会不同于中国，金钱至上、人情淡漠，一切唯利益之马首是瞻，人家才不管你什么市长、书记夫人哩。

如此闲拉慢扯近一个小时，苏婧婧那边总算安静下来，挂了电话。

这边电话才放，黄一平的手机又响了。

看到廖志国脸色阴沉，黄一平本想掐了来电，关掉手机，却不料上面那个号码止住了他。

“是省委办公厅马处长。”黄一平说。

“唔！”廖志国示意黄一平赶紧接。

马处长是省委梁副书记的秘书，兼任省委办公厅三处处长。因为廖志国与梁副书记的亲密关系，马处长与黄一平之间也建立了热线联系，相互之间时常有事托办，沟通些内部信息。尤其半年前，廖志国由市长转任书记的关键时刻，若非马处长及时通报情况、指点迷津，遇到的麻烦肯定会更大，说不定最终遭到失败也未可知。因此，对于这个马处长，不仅黄一平要敬他三分，就是廖志国也不敢怠慢。

马处长传来的消息，依然不妙。

“最近几天，又有一批匿名信由北京转下来，从中央领导到组织、纪检、监察等要害部门，几乎悉数覆盖。另外，同样内容的信，省领导和相关部门也收到不少。主要还是控告廖书记贪腐弄权，同时还顺带点了梁副书记的纵容包庇。这些情况，省里虽然已经有过初步结论，可老是这样下去，影响还是很坏，我们这边也感觉有些压力。幸亏办公厅一帮兄弟还算够意思，好多信都没呈送领导，而是直接存档或作一般来信处理了。”马处长语气神秘且严肃。

“谢谢马处长的关心和提醒，也多亏有您帮忙挡着。您也知道，阳城这边就是有这么股子歪风邪气，多少年都没能根除。我们这边也在加强教育引导，希望尽快刹住这股歪风，但这需要一个过程。”黄一平尽量将客套控制在一个适当的度上。

面前站着廖书记，话筒那边是马处长，恭维过度了会伤及前者的自尊，不及又会令后者觉得不过瘾。这种对话，最好是一对人，话说过头些无所谓。当然，这个电话事涉匿名举报信，又不能让廖志国接听，甚至也不便明示马处长当事人就在旁边。官场中人与事，敏感、微妙之处多多，黄一平做了多年领导秘书，这点分寸还拿捏得住。

“哦，对了，最近廖书记几次说起，我们这边的阳西区有家丝绸企业，出了一款新型床上用品，以纯天然柞蚕丝做原料，是专门出口到欧美国家，据说已经被北欧某国王室列入特供。什么时候带几套请马处长和厅里的领导试用一下，以便提些批评改进意见。”黄一平赶紧转换了话题。

“这个产品倒是听说了，在省城名声也很大。不过，好像东西挺贵，而且产量也很有限，据说紧俏着哩。”马处长说。

“对马处长您这样的领导，还有什么贵不贵、紧不紧的呢。省里领导能看得上，就是对我们阳城的最大支持，也是等于给产品做广告嘛。怎么样，十套够不够？”黄一平问。

“嗯，这样——”马处长那边沉吟片刻，道：“既然是廖书记和你黄兄的美意，那就再加五六套吧，正好厅里帮忙的几个弟兄也都照顾到。不过，成本费要付的哟。”

“嗨，什么成本费不费的，交给我来处理吧。您放心，最近我让司机专门送过去。”黄一平满口应承的同时，像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又道：“能不能请马处长帮个忙，将这批匿名信的不同版本，分别复印一套带过来，让我们好好学习一下，也便于检查对照，有则改之、无则加勉嘛。”

“小事一桩，一言为定！”马处长回应说。

对于黄一平的现场发挥，站在一旁的廖志国投来赞许的目光。事实上，阳西区生产的这种蚕丝被，因为使用的是全天然柞蚕丝，质量上乘不说，确实也相当稀少、珍贵，每套售价接近两千欧元。黄一平说了十套，原本已经下了狠心，没想到马处长出手更狠。

说话间，天就有些暗淡下来了。一看表，已经接近五点。

恰在此时，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贾大雄打来内线电话，语调急促：“正在召开的海北县人代会出了麻烦。三十几位人大代表联合提名新的检察长人选，有可能挤掉市委确定的候选人。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表示，很难说服那些代表收回提案。按照议程，明天下午会议就要进入选举程序。”

2

短短两个多小时，连续传来三个令人不安、沮丧的消息，而且三者之间又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，能不让廖志国动怒？

最后这个消息，自然充当着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终于触动了廖志国神经的底线，引发其情绪的总爆发。于是，那只精美的茶杯充当了牺牲品与替罪羊。

确实，海北县委书记于树奎做得太过咄咄逼人了。他来这一手，下

手既准、狠、阴，又有些出人意料。

然而，作为一名旁观者，黄一平比任何人都要清楚，于树奎此举绝非偶然，更非一时心血来潮。正如廖志国所言，于树奎这是在借题发挥，向他这个堂堂市委书记发起挑战。此举不仅是半年前那场市委书记之争的继续，而且也是下届党代会召开之前，未来一年更大规模血战的前奏。

说起来，廖志国这个市委书记的职位，坐得既不容易，也不那么十分稳当。怎么说呢？不用说那些虎视眈眈的竞争对手、反对派，就连他本人都感觉不踏实，或者说不太心安理得，更别说高枕无忧了。

半年前，原阳城市委书记洪大光经过不懈努力，终于修成正果，升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。虽说不是原先期望中的省委常委或副省长，却也如愿跨进省级高官的行列，填补了阳城官场十多年的一个空白。

洪大光提拔了，空缺下来的市委书记一职，便成为众目睽睽之下令人垂涎的一个宝座。

按常规，前任书记洪大光高升，廖志国作为做了将近四年的市长，应当是第一顺位候选者，甚至是理所当然的继任人。然而，这时的阳城官场，却出现了诸多对廖志国不利的因素。择其主要，一个最大的原因，是廖志国在阳城太过张扬、强势，却又得势不得分，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围追堵截。

前边说过，廖志国就任阳城市长不久，出于早日站稳脚跟、抢占政治制高点的考量，利用阳城官场多年党政不睦的矛盾，迅速施行了一系列举措。其中分量特别重的一项，便是建造大型文化、体育工程“鲲鹏馆”，并以此为抓手吸引、笼络了一批干部，拉起属于自己的人事班底，建立了廖氏政治根据地。尤其是两年前，市委书记洪大光腰部受伤，卧床不起大半年，省委让廖志国临时负责市委、市府两边的工作，等于提前坐上阳城一把手的交椅，更加巩固了其在阳城的政治基础。然而，所谓成亦萧何败亦萧何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，廖志国的“鲲鹏馆”工程和提前主政，在展示其权威的同时，也给他带来了很大麻烦，差点就令他折戟沉沙一蹶不振。

众所周知，廖志国利用“鲲鹏馆”工程的筹备、建设机会，网罗了包括文化局长孙健、体育局长姜如明、城北新区工委书记乔维民、驻京办主任徐晓凡等一批官员，以及中阳集团总裁储开富等若干大款，甚至还降伏

了规划局长于海东、明达集团总裁邝明达等多位冯开岭旧部。其实，只有黄一平这样的亲信才知道，上述官员、商人得宠于廖志国，除了姜如明之流是靠其表妹杨艳投怀送抱之外，绝大多数皆是孔方兄开道，花费了数额不菲的钱财，有些甚至是出了巨资。而幕后操作者，正是那个远避美国的市长夫人苏婧婧。

至于苏婧婧如何以玉石、书画等收藏品为媒介，广泛结交阳城政商两界的官员、商人，大肆进行权钱交易，前文已经详细披露，此不赘叙。

廖志国初到阳城，这种略显张扬、霸道的行事风格，既与阳城官场一向排外的传统相悖，也与阳城民间向来崇尚的“内敛”“含蓄”气质颇不相融，招致广泛反感、恶评、嫉妒当不意外。在阳城政界人士眼里，就你一个外来户，原本在老家阳江已然沾了一屁股脏污之物，到了阳城地界既不好生拜码头、认门子，也不懂得夹起尾巴观观风向，却先要起三把火、三板斧之类，大张旗鼓搞什么有名无实、中看不中用的“鲲鹏馆”。而且，你要搞就埋着头悄悄搞吧，偏偏又不甘寂寞，不仅把滨江新城、城北新区牵扯进来，而且将原本设在市中心老城区的几所重点学校，拆解了个稀里哗啦，还美其名曰稀释、平衡教育资源，解决教育公平公正难题。试想，上述诸多举动所触及者，若非阳城社会累积多年的矛盾焦点，便是一般人不敢触及的老大难问题，皆是牵一发而动全身，麻烦交织，敏感至极。

尤其置廖志国于不利境地者，是其亲近与使用之人。平心而论，围绕在其周围的亲信干部中，多是落难日久、关系复杂之辈，难免因厚此薄彼或此消彼长，触碰到一些敏感人事。说白了，他所信任、重用的干部，大都是阳城官场颇有争议的人物，有些无异于隐形地雷或定时炸弹。譬如那个文化局长孙健，曾为原市委书记、省国土厅长印老的秘书，是印老厅长与洪大光两派斗争的牺牲品。在洪大光手里，孙健一直被挂在那儿，半死不活。廖志国来到阳城不久，忽然将他收为亲信，又是参与“鲲鹏馆”工程，又是让他担任城北新区管委会主任。对此，洪大光虽然表面默许，可内心里未必没有看法。何况，与印老厅长对立者，还有原市委副书记、现人大常务副主任张大龙等一帮官员，后者又会作何感想？再比如，那个驻京办主任徐晓凡，其父拥有著名的双仁集团，是阳城赫赫有名的民营企业，却也因为行贿省里若干领导而臭名远扬。同这种人走得亲

近了，三岁小孩也猜得出幕后的种种猫腻。因此，廖志国拉拢、重用了一批干部的同时，也招致了很多闲言碎语，甚至陷入了阳城官员既有的矛盾漩涡。

廖志国所用之人，给自己造成副作用最大者，当属城北新区工委书记乔维民。

乔维民原任海北县长，是海北土生土长的干部，几乎与于树奎同时起步。当年，两人分处不同乡镇、委局时，关系还算不错。等到他们分别担任副县长、副书记时，彼此就形成了竞争关系，相互提防多于友好。及至后来担任书记、县长相互搭档，矛盾便日渐激烈，乃至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。比较而言，无论个性还是能力方面，于树奎都要占先、强势一些。廖志国来阳城任职前一年，于、乔矛盾激化到不能共事的程度，乔维民主动提出离开海北。市委考虑到情况确实严重，就将乔维民安排到城北新区，多少算是有些亏待于他。

廖志国到阳城任市长之后，乔维民通过黄一平的牵线搭桥，与苏婧婧建立了热线联系，因此而进入到廖氏核心层。两年前，由廖志国提议并经常委会通过，乔维民被委派到新疆某州挂职锻炼，为期二年。按照惯例和相关规定，凡是派到边远地区挂职的干部，皆是本地重要后备力量，即使行前未及提拔，回来后一般也都要受重用。现在，眼看挂职期限将至，廖志国已经给省委打了报告，建议提拔乔维民担任政府副市长。试想，乔维民职务一旦进到于树奎前边，等于是对双方矛盾有了一个明确结论，无异于打了后者一记响亮的耳光。如此一来，于树奎在嫉妒乔维民的同时，自然对廖志国百般记恨。这也是于树奎公然跳将出来，挑衅廖志国权威的重要原因之一。

当然，区区一位县委书记，敢于公开叫板市委一把手，绝非凭其一己之力所能为、敢为。在他背后，必然还有更为强势的后台支撑。这个后台，不光通到市里，而且还延伸到省里。

3

提到于树奎的后台，得先说说市委副书记苗长林。此人不仅是廖志

国书记职位的一个强劲竞争对手，而且也是反对派阵营里的核心人物。

苗长林与廖志国同龄，出生于阳城市区，当年他与于树奎同时下放海北农村，在一个生产队里同吃同睡同劳动三年，相处得如同亲兄弟一般。之后，两人依靠家庭背景和在农村的不错表现，同时被推荐上大学。于树奎读了师范，苗长林则读的是省工业大学。毕业后，苗长林从阳东区起家，曾经担任过阳东乡镇企业局局长、副区长、区长，直至阳城市经贸委主任、副市长，是阳城官场令人瞩目的一颗政治新星。

按照时间顺序，苗长林的正处、副厅、正厅任职时间，均先于廖志国。早在廖志国担任阳江市副市长时，苗长林已经被省经贸委主任卜国杰看中，调任省经贸委副主任，主管全省的民营企业。那个卜主任，是于树奎妻子大学的同班同学，苗长林与之熟悉并热络，起初完全仰仗于树奎夫妇的介绍举荐。后来，卜主任升任副省长，苗长林在竞争主任一职时败北，输给关省长的一个亲信。卜副省长为表示安抚，让苗长林兼任省里某大型国企的董事局主席，解决了正厅职。此时，廖志国刚刚与冯开岭对调，北来阳城担任常务副市长。

等到阳城人大、政府换届，丁松离任、廖志国升任阳城市长，苗长林眼看在省里前途不明朗，便以父母年迈、妻子生病需要照顾为由，主动要求回到阳城接替张大龙担任副书记。而此时，卜副省长也已经升任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，成为省里与梁副书记平起平坐的大员。事实上，明眼人一看便知，此际的阳城官场，市委书记洪大光离任赴省只是时间问题，而廖志国刚任市长不久，未必具备必然接班的条件。因此，苗长林回归阳城，并非只是要回来照顾父母、妻子，更不是寻找安乐窝打算颐养天年，而是冲着阳城党委一把手的位置。当然，他也没有想到，洪大光的晋升之路一拖又是三年多，而且其间又“伤停”将近一年，无形中反给廖志国争取了时间与空间。

比较廖志国与苗长林的官场优劣势，双方年龄、学历、资历相当，职级相同；在省里前者有梁副书记撑腰，后者有省委常委、常务副省长卜国杰支持，廖志国故里阳江市在省城政治势力很强，苗长林在省机关工作数年，也积累了相当丰厚的人脉资源……因此，双方实力基本不相上下。唯一差别明显者，一个是市长，一个是市委副书记，廖志国手中握有的行政权力资源远比苗长林要大。可是，千万不要小看苗长林在阳城的基

础，毕竟他是在这里出生，政治上从这里起家，又在此为官多年，其人脉关系远比一个外来市长强很多。

别的不论，单说苗长林、贾大雄、于树奎三人之间的关系，其铁的程度丝毫不差于当年的刘、关、张，被称作阳城官场“三剑客”，能量实在了得！

苗长林与于树奎之间的关系，前边已有提及。缘于当年一起下放农村结下的情谊，二十多年来，每到年节或是生日、婚丧之类的红白喜事，两家一定是聚集一道，同喜共悲，相处得委实比一家人还要亲近。据说，副省长卜国杰当年在大学时，曾经狂热追求过于树奎的妻子，未曾得逞的原因是于树奎早在中学时就已先期下手。由此而论，于、卜二人尚属情场对手，也可称之情敌。可是，若干年后，当卜国杰在省里做到经贸委主任，于树奎竟然捐弃前嫌，将好友苗长林郑重推荐给了对方。直至当下，卜国杰变成了常务副省长，于树奎更是不遗余力为苗长林奔忙，甚至不惜充当炮灰与马前卒，将自身前程置之度外。如此举动，一方面证明于树奎颇具男子汉情怀，另一方面也足以证明他与苗长林关系确非一般。

至于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贾大雄，也与苗、于二人渊源甚深。贾大雄长期在市委机关工作。早些年，他还是组织部下边的党员教育处处长时，就将工作联系点放在海北县城关镇，其时该镇党委书记正是于树奎。那时，一个组织部里的处长，人微言轻权力有限，在机关里根本没多少人理睬，急需在仕途上向上奔一奔。恰好，镇委书记做到兴头上的于树奎，也在瞄准上一级台阶，必须作一点政治上的铺垫，党教联系点就成为了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阵子，贾大雄频繁下到海北城关镇，两人一个出点子一个组织实施，然后再联手总结经验、整理材料，将联系点搞得风生水起，经验、事迹、体会文章连篇累牍，一直上到省委机关刊物和省报头版。于树奎、贾大雄分别捞足了政治资本，由此官途大顺。同时，后者也从前者辖区获得不少物质上的实惠，相互感情便渐渐巩固，及至如今的牢不可破。

贾大雄既然成了于树奎的铁杆朋友，自然很快就与苗长林引为同类。加之，此后不几年，苗长林担任阳东区长，贾大雄时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，二人又同赴中央党校培训半年，选了同一间宿舍，更是成为无话不